

75·8 浩劫

内幕纪实

于为民 叶树鑫 著
黄河文艺出版社

须臾之间，赤地千里，洪水肆虐，三千万人倾
遭荼苦，十数万人水中丧生，以至于家园如洗，民
不聊生，地委书记囹圄当入狱……震惊中外的“75·8”
大洪水，曾使多少人谈虎色变，噤若寒蝉。
“75·8”，天灾，抑或人祸，谁人曾与评说？

这部纪实体小说，真实地再现75·8洪
水的残酷情状，详细地探讨了75·8的成
因——自然界的因素，人为的因
素和社会动乱的因素，把这场
残绝人寰的大灾难首次公
布于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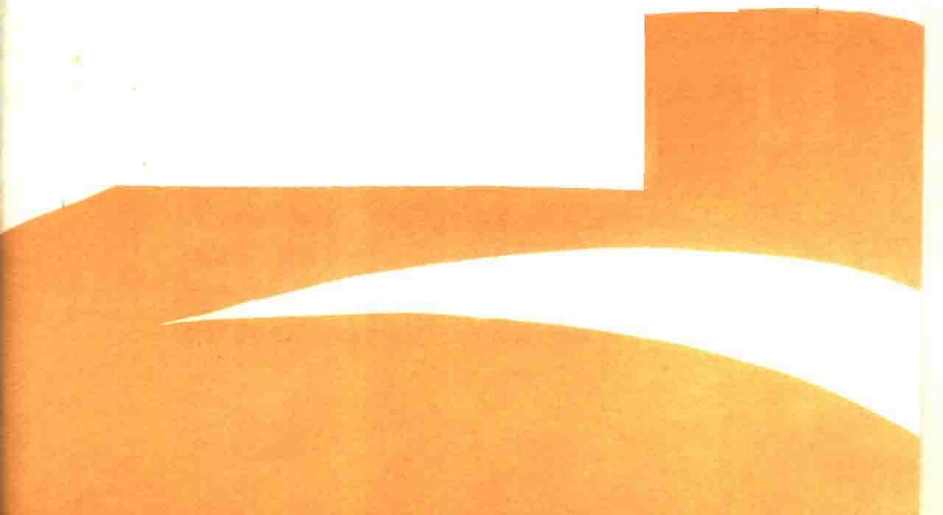


飞机空投大批救灾物资，
灾民振臂欢呼。

75 · 8 浩劫

内幕纪实

于为民 叶树鑫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



75·8浩劫内幕纪实

于为民 叶树鑫 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 × 960 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207千字

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500册

ISBN7-5400-0285-9/I·262 定价2.90元

序

驻马店，东经 $113^{\circ}57'$ — $114^{\circ}05'$ ，北纬 $32^{\circ}55'$ — $33^{\circ}01'$ ，京广线上一个难以引人注目的三等小站。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马店地委和驻马店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，统领着铁路东西九县一市和相当于一个瑞典或三个爱尔兰的人口。

在驻马店地区生产救灾办公室里，在档案柜里一捆又一捆杂乱无章的历史资料中，默默地躺着这样一份纸页发黄的文件：

1975年8月5日至8日，我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，全区平均降雨量八百毫米以上，暴雨中心降雨量为一千二百八十二毫米。由于雨量集中，洪水暴涨，板桥、石漫滩、田岗、竹沟等水库垮坝，湮河决口，洪河、汝河溃决漫溢，平地起大水。全区东西三百公里，南北一百五十公里，六十亿方洪水漫流，汪洋一片。平地积水一至二公尺，持续十天以上，有的达十七八天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伤，国家、集体与个人财产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。……

1975年8月—1987年8月。

十二年过去了，多少风风雨雨，多少朝朝暮暮，多少生老病死，多少荣衰歌哭？

在当年被洪水洗劫过的土地上又是树木森森，禾稼葳蕤；荒凉的原野上又是阡陌纵横，房屋井然。流逝的岁月仿佛已经抹去了所有的痕迹。

夜已经很深了，我迎着拂面而来的秋风，漫步在月季盛开的解放大道上。路灯下，几个年轻人吆三喝四地甩着扑克；街口上，飘荡着背着冰糕箱的老婆婆响亮而又单调的叫卖声；电影院大门前，末场电影的观众表情各异，潮水般地涌出来；大街上，夜巡的警察一丝不苟地迈着方步；夜晚开门的一家纸烟店里，两个姑娘偎在一起窃窃私语；一张张台球桌组成蔚为壮观的阵势，交手各方酣战未休；通宵营业的酒楼上，猜拳行令声此起彼伏，音箱以轻柔的旋律放着缠绵的流行曲：

你又何必为昨天掉眼泪
没有昨天今天怎么能更可贵
每个人总有许多喜怒哀乐的回忆
让我们为昨天干一杯
让我们忘记过去的岁月
幸福甜蜜总有一天还会
回到我们的周围

.....

然而，过去的一切就那么容易忘却吗？

生活决不会忘记十二年前那场惨重的劫难，岁月的雕刀

早已把过去的一切镌刻在这块倾泻过无穷无尽苦难和不幸的大地上，镌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。

直到今天，我还能深深地感到75·8特大洪水劫后留下的伤痕与隐痛。遂平县文城乡魏湾村，当年家家骨肉离散，只要一提起在洪水中死难的亲人，一人哭一家哭，一家哭一村哭，哭声连成一片，那极富有传染力的哭声，曾多次使我感到撕碎心腑，黯然神伤；在春节的一次朋友宴会上，一位同事谈及死难于洪水中的父母儿女，不禁涕泗交流，众人为之唏嘘；在北去的火车上，几位旅客打听到我来自河南驻马店时，首先问到的就是75·8特大洪水；那座在酿造这杯人间苦酒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板桥水库，如今还在拦腰切断的大坝上张开豁口，无言地面对莽莽苍天，默默地咀嚼着逝去的岁月，仿佛是向人们倾诉无尽的怨和恨；汝南县现任县长李鼎臣永远无法忘记那可怕的瞬间，几丈高的“洪墙”铺天盖地而来，一辆满载逃亡者的拖拉机拖着一车哭喊和呼叫，连人带车被滚滚洪流吞入鲨鱼般的巨口中……

无论岁月多么久远，人们只能把痛苦长久埋在心灵深处，而决不能从心底抹去。无情的岁月可以淡漠一切，却无法淘去人们的记忆。

1975年，共和国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。在反常的政治气候下，人们对这场震惊中外的特大洪水讳莫如深，报纸、广播保持难堪的沉默，仿佛几十万人、数百万人的生命微不足道。仿佛上千万元、上亿元的损失不值一提。洪水无情，岁月无情，人们可以无视现实，但现实依然存在，生活可以出现断层，历史却不应该留下空白。十二年后，我走遍了这块被洪水洗劫过的土地，记述下在特大洪水中灵与

肉的搏斗和人们今天的思索，为了对逝者的祭奠和怀念，为了对生者的祝福和希冀，也为了给今人和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备忘录。

目 录

序	(1)
第一章 黑色的八月	(1)
第二章 崩 溃	(20)
第三章 在水一方	(41)
第四章 孤岛上	(67)
第五章 方 舟	(91)
第六章 生死场	(105)
第七章 劫 后	(130)
第八章 五色石	(154)
第九章 过去岁月	(175)
第十章 安得广厦千万间	(195)
第十一章 人与自然	(212)
第十二章 兄弟阋于墙	(232)
第十三章 错位	(250)
第十四章 备忘录	(269)

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。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；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；兽蹄鸟迹之道，交于中国。……禹导九河，疏济、漯而注诸海；决汝、汉，排淮、泗而注之江。然后中国方得而食也。

——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

第一章 黑色的八月

走出驻马店车站，便可以看到广场上塑有一只从构思到造型都非常一般，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恭维的奔马。小城将此引以为自己的象征，这里也的确寄托了人们对历史的沉思和对未来的向往。那扬蹄奋首、腾空飞跃的姿势，要告诉人们它急于摆脱贫困的愿望，而过于写实的风格和大线条勾勒，极度的不协调和不成比例，瘦削的身骨和满身厚厚的尘埃都使人联想到贫穷、落后和愚昧。这四马，也许过于疲惫了，也许在跳跃的一瞬间已经用完了最后一点力气，也许它无法负载过于沉重的历史。

驻马店，其名不雅，顾名思义是驻马之店，其实，它的前身就是一座真正的驿站。公元1474年，明英宗第六子见泽为崇简王，就藩于汝宁府，为了便于与京城联络，在城西北确山、汝南、遂平交界处设置驿站，周围百姓以此为集市，

南来北往的马帮商贾多在此投宿。久而久之，这里成为集镇，驿站便取名驻马店。本世纪初，京汉铁路修通，驻马店渐而繁荣。

打开地图，从郑州沿京广铁路向南，可以找到这片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七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南有淮河缭绕，北有洪、汝河横贯而过，西部为层峦起伏的伏牛山脉，东部为一望无际的沃野平畴。多少年来，这里的山山水水养育了一代代儿女，创造了悠远而漫长的文明。相传，人类始祖黄帝与相悖的蚩尤在这里摆开了沙场，打得难分难舍，许许多多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至今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古老的棠谿铁炉不知锻造了多少刀枪，悠悠龙潭水不知磨亮了多少剑戟。在上蔡城东的郊野里，政治家李斯于狩猎中启发了政治上的凌云之志；在新蔡的穷乡僻壤中，东晋文学家干宝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文学名著《搜神记》，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的问津处风景依旧；唐李愬雪夜袭蔡州的鹅鸭池畔杨柳依依；黄巢、李自成起义在这里留下征战的足迹；太平军、捻军起义在这里风起云涌。金戈铁马，大野雄风，先民们以他们的强悍、坚韧、豪壮和无穷的创造力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值得骄傲和自豪，又不无遗憾的历史。

远古时期，黄河流域泛滥成灾，大禹疏通河流，导水入海，定天下为九州，豫州居九州之中，驻马店地区所辖九县一市古为豫州之中。在驻马店市以东70余里汝南县城以北处，现在仍有一座小小的土丘，当地人筑土为山，修碑立亭，颇为得意地称之为天中山，意为居天下之中，而不论天有多高，地有多长。

然而，在世人的心目中，与驻马店联系在一起的更多的是苦难和不幸。驻马店与水结下了难分难解的缘分，只要从

地图上看看地名，就可以看到它与水的联系：宿鸭湖、莲花湖、连环湖、蛟停湖、洙湖、庙湾、关津、涧头，水屯、河坞、汝南埠；有水就有桥，于是便有了三桥、干石桥、板桥、王桥……

亚热带与暖温带结合部位的特殊环境，夏季的风从太平洋挟来大量的暖湿空气，形成这里湿润而多雨的气候。水，滋润了万物生长、五谷丰登，哺育了生命的延续，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。由于河道失修、堤防残缺，河水经常泛滥，水灾频繁。从公元前184年至1949年的二千一百多年间，就发生过特大和较大水灾一百一十三次，史志上关于水灾的记载比比皆是：

公元前39年，夏秋大水。

公元961年宋太祖建隆二年，大水。蔡州淫雨害稼，陆地行舟。诏发陈许丁夫数万，浚蔡水入颍。

公元1593年明神宗万历21年，特大水。汝南春夏淫雨，历秋弥甚，势若倾注。淮汝横溢，舟行于途，人栖于木。田禾庐舍崩坏殆尽，其溺死者无算，是冬大饥。

西平大雨两月，麦禾尽没，人民相食，饿殍遍野。

新蔡夏洪水自西山澎湃而来，平地深数丈，洪、汝河两岸泛滥，自李庄桥、孙台等处，凡人物房产冲陷殆尽，无麦禾，人民疫。

公元1632明崇祯5年，大水。正阳水坏民舍，鱼入市，疫大作，民死者众。

公元1931民国20年，大水。遂平大雨连日，沙河、石羊河同时泛滥，上下决口共计七十八处，致成巨灾。环城三十里内尽成泽国。铁路桥梁亦均冲坏，历时半月始能修通。

公元1946民国35年，大水。新蔡大雨连绵四昼夜，洪汝

两河泛滥，平地水深数尺，秋禾尽被淹，房屋倾倒无数。

.....

水患无穷，灾难无穷，古老的大平原上几成泽国。大水卷来时，河港横溢，房倒屋塌，人为鱼鳖；洪水过后，大地如洗，瘟疫流行，万户萧疏鬼唱歌。历史留下了一幅幅悲惨的洪荒图。

1949年10月1日，天安门广场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上阴霾尚未散尽的天空，年轻的共和国还没来得及驱散成火的硝烟，洗尽征程的尘埃，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。

次年10月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关于治理淮河的決定，确定了“蓄泄兼筹、以达根治之目的”的治淮方针，具体制定了在上游筹建水库、普遍推行水土保持，以拦蓄洪水、发展水利为长期目标和低洼区临时举办蓄洪工程的规划。

驻马店地区处于淮河流域上游，占淮河流域总面积的百分之十。1950年冬，在老王坡、吴宋湖、蛟停湖建成三个滞洪区。

1951年，板桥水库、薄山水库投入施工。

1951年至1954年，在洪、汝河下游及大洪河入淮处进行大规模治理。

至1974年，全区在山区和平原建成一百七十多座大中小型水库，塘、堰、坝星罗棋布，淮河、洪河、汝河沿岸建起一座座排灌站，灌溉面积五百多万亩。经过治理，减轻了洪水造成的灾害。但由于水利工程标准低，有些是匆匆上马，工程不配套，效益无法发挥，水患仍然是人们面临的主要威胁。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八年中，有二十八年发生水灾和大水灾。每到汛期，人们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、物力，用于疏浚河流，加固堤防，以期有备无患，防汛成了压倒一切的任

务。年复一年，人们习惯了这样的安排，物资部门提前准备防汛器材，气象、水文、水利部门严密监视雨情和水情，突击队员们枕戈待旦，以应付随时出现的险情。

进入1975年，席卷一切的政治飓风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盘踞了十年之久，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天地玄黄、混沌无序的世界。一会儿是飞沙走石，一会儿是霹雳狂风，一会儿是雨雪交加，一会儿是乌云翻腾，大字报、大标语铺天盖地，口号声、锣鼓声此起彼伏。喧哗与噪动、勾结与争夺、虔诚与虚伪、反叛与忠贞、眼泪与鲜血，人们挖空心思去戕害别人，又提心吊胆地防备明枪暗箭。君不见，几多豪强昨怜破袄寒、今嫌紫蟒短；昨日的当权者，今日又被打翻在地。在形势大好、越来越好的喧嚣声中，从京都到乡村、工厂、学校、兵营，从共和国的神经中枢，到每一个末梢细胞，都处在一种极度的亢奋之中。

天，也似乎阴阳倒错。盛夏，多雨的季节，今年却一反往常，久不落雨，持续干旱。太阳象火球一样在大地上空燃烧，贪婪地吸吮着地上越来越少的汁液，各水库水位剧减。河，断流了；坑塘，干涸了。土地龟裂成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沟缝，禾苗因缺少水份耷拉下软绵绵的叶子，继而枯萎死亡。

旱情严重，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例行公事般地向各级发出抗旱保丰收的通知，强调抗旱的重要意义，各级革委会照例是转发文件或将此束之高阁。8月上旬，在省城开会的中共驻马店地委书记苏华向家里打电话，询问全区抗旱进度，得到的回答含糊不清。

抗旱也好，防汛也好，只不过是布置布置而已，谁也没去当真。一无水源、二无器械，拿什么去抗旱？何况，人们

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——批判修正主义，批判资本主义、批判孔孟之道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。

老干部、技术人员命运多舛，戴上黑帽子，关禁闭、批斗、毒打、下放或被赶走。在革命的名义下，吊打、坐老虎凳、火烧、假活埋、拔头发、拔阴毛、扒棺亮尸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确山县一名教师被打死后装入麻袋，坠上石头沉入水库；一名干部被浸到油罐里强令低头认罪；一位县委副书记被毒打致死后，棺材上还要画上王八；一位公社书记的儿子和另一派的一个大队支书的女儿谈对象，派头头找到支部书记严加训斥：“你的女孩为什么要找他的儿子谈恋爱？什么叫阶级斗争，懂不懂？你的路线错了，懂不懂？”本来正常的人际关系被这特殊政治环境异化了，成了所谓的路线关系、阶级关系、革命关系。

人们以仇恨代替友爱，以“革命”代替生产。人们把一桶桶的油漆喷涂在墙壁上、马路上、山头上，旨在创造一个红太阳光芒万丈的新世界，却不肯拿出钱去打井、修渠和购置防汛器材。人们整日把支援世界革命，实现全球一片红挂在嘴上，却不肯关心身边发生的一切。人们整日泡在开会、传达、声讨、批判上，宁愿让工厂停工、学校罢课、田园荒芜，因为谁也不愿意戴上一顶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。人们一个个都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，羽化升迁到一种奇异的意识领域。

大自然似乎蓄谋已久，先麻醉人们的思想然后再发起突袭。偶而有人提醒久旱必有大雨，在抗旱的同时，也应该做好防汛准备，这自然会被人们认为是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，甚至以破坏革命，扰乱人心论处。

各派势力互不相让，明枪暗箭，巧取豪夺。即使偏僻的

乡村也失去了往昔的宁静。青壮年劳力怀着极大的好奇和热情，不时地应召到大队、公社、县城参加各种各样的批判会、讲用会、庆祝大会，尽管他们永远也弄不懂天底下到底谁最正确，走马灯般上台下台的头儿们，到底谁才能代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。留在田地里的多是些老人和妇孺，这些本份的庄稼人始终固守着这样一个信念：不论谁当家做主，地里打不出粮食，大家都得喝西北风。

眼巴巴地望着朗朗晴日，抚弄着日渐枯萎的禾苗，怀着侥幸和期待，庄稼汉们在心里默默祈祷：天哪，快下雨吧！

雨终于来了。

驻马店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指挥长刘培诚撕下8月4日的日历，隐隐感到气候反常。一大早，太阳就把人烤得透不过气来，猩红的朝霞象一团团燃烧的熊熊大火。没有一丝风，大片大片的乌云成群结队涌出山口，从四面合围、冲撞、分裂、聚合，转眼间遮没了太阳，遮没了蓝天，一些异常的征兆出现了：

板桥水库管理局，院内有一株合抱粗的老槐树，枝干虬劲峥嵘，地上盘根错节，树根部有一只碗口大小、一尺多深的树洞，这里是孩子们玩耍取乐的有趣场所。树洞平日干涸，天阴洒水，但水从未洒出过洞口，如今洒出的水变魔法似的源源外溢，流出一米多远。

板桥街上，鸡不入舍，猪不吃食，一只黄狗张惶失措地跳上屋顶，仰天狂啸。无论人们怎样追打斥骂，就是不肯下来。

林庄，位于板桥水库下游十几里处，村南边的坡地上，聚满了黑压压的乌鸦，驱不走、赶不散，聒噪不止。

泌阳县境内很多水库泛浑，大路上蚂蚁搬家，神态凄凄

惶惶。

上午8点时分，随着一团闪电，一个巨雷在半空中炸开，震得地动山摇，紧接着，惊雷滚滚，在半空中打转，在地上连成一片，烧焦了泌阳县境内口门水库山上大片的树木。

天，象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帷幕，天地间陡然黑暗，狂暴的雷霆和闪电又把灰暗的天空撕裂成无数条碎片，仿佛要把大地捣成一团齑粉。几只野鹤结成一队向天际奋翅飞去，不知要飞向何方，在黑色的天幕上愈发显得洁白和勇敢，须臾之间却又被雷电吞没。暴雨倾盆而下，倒海翻江，天地间浑茫一体，几步之外看不见人影，说话听不到声音。强劲的狂风也趁机发起突袭，高达七八级的狂风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而至，所到之处，房倒屋塌，大树折断的声音，“咔嚓咔嚓”响成一片。风雨雷电借助于冥冥之力，主宰了整个宇宙。

滚滚的山洪呼啸而下，涛涛洪水卷起白色的泡沫，浑浊的波涛翻滚追逐，洪河、汝河洪峰迭起，各个水库水位急速上涨。人们刚刚庆幸这场大雨解除了旱情，可以免除抗旱之劳，又暗暗感到这雨势过于猛烈和突然，但却一点儿也没意识到一场空前的灾难已经逼近。

浑浑茫茫的雨幕覆盖了除新蔡以外的驻马店地区及周口、许昌、南阳广大地区。驻马店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值班室的电话繁忙起来，报警的电话频频不断：

泌阳——

8月4日至5日，各水库、河道水位急剧上涨，大中小水库均达建库以来的蓄水极限。县防汛指挥部发出紧急动员令：停止其它工作，全力投入防汛。县革委召开大会，全体干部分片包段，动员抢险队伍上堤护堤检查，随时投入抢

险。6日晚24时，河水水位与堤顶平，大水几处缺口，洪水从缺口处奔涌而出，向县城倒灌，培堤堵口无济于事。7日上午，大雨不歇，狂风骤紧，泌阳河水全面突破防线，进入护城河，县城一片汪洋。至此，老城区通往外面的只有东、北两条路，情况危急。

晚20时，县防汛指挥部紧急命令：据汛情，泌阳河水位超过保证水位一米多，河水还在猛涨，上游宋家场水库24时要炸副坝。城关全体居民需全部撤离，转移到安全地区。各机关、厂、矿所有交通工具全部出动，一律拉人，不准载物。

晚24时，县镇防汛指挥部工作人员分头到大街小巷检查，但见家家关门闭户，空无一人。除一人被砸伤外，全镇居民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。

确山——

8月5日至7日，三天降雨一千一百多毫米，山洪暴发，沙石滑坡、水库垮坝，塘堰坝溃决，汇成急流恶浪，吞没了村庄、军营、学校和工厂。乐山山顶遭雷电袭击，山岗龟裂成条条缝隙，古庙宇和电视转播台建筑物坍塌，竹沟一带山林滑坡，巨石碎沙倾泻而下，覆盖了两万多亩土地，瓦岗公社何大庙大队沿河三百多年来栽培的毛栗树被冲走三十万棵，驻军某部几十吨重的钢筋水泥碉堡顺水东流，抢险汽艇在半山坡上的部队礼堂上纵横行驶，靶场的雷达和大炮被洪水卷走，京广线上一列火车被洪水推出轨道，翻沉在马庄河下。

西平——

大雨倾盆，滔滔洪水无边无际。在此之前，由于干旱，中小型水库蓄水均在汛期水位以下，各河道近于断流。8月